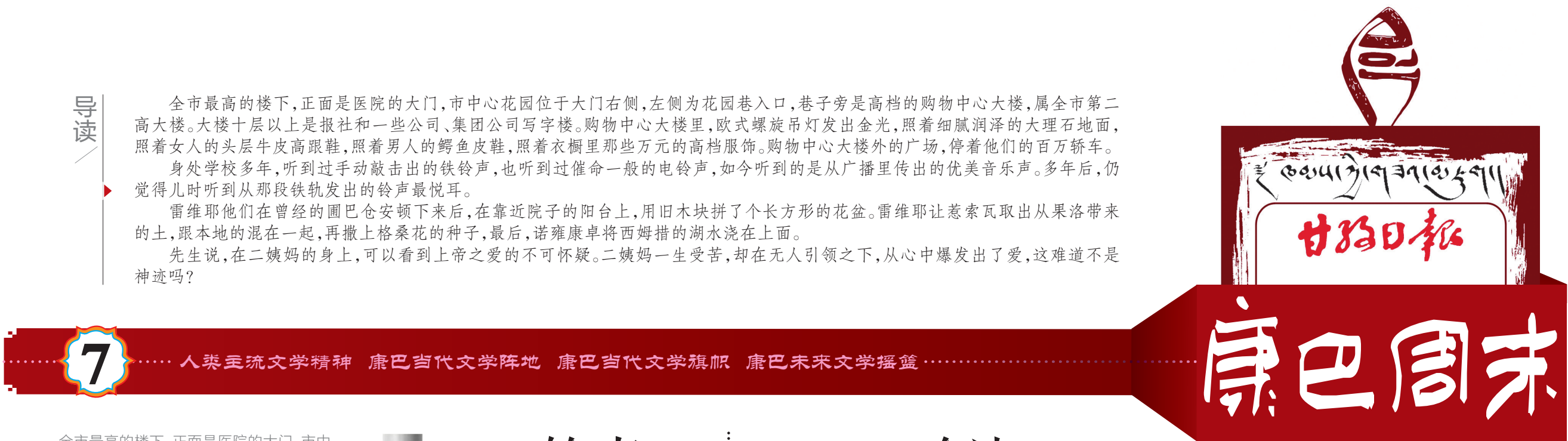




导读

全市最高的楼下,正面是医院的大门,市中心花园位于大门右侧,左侧为花园巷入口,巷子旁是高档的购物中心大楼,属全市第二高楼。大楼十层以上是报社和一些公司、集团公司写字楼。购物中心大楼里,欧式螺旋吊灯发出金光,照着细腻润泽的大理石地面,照着女人的头层牛皮高跟鞋,照着男人的鳄鱼皮鞋,照着衣橱里那些万元的高档服饰。购物中心大楼外的广场,停着他们的百万轿车。

身处学校多年,听到过手动敲击出的铁铃声,也听到过催命一般的电铃声,如今听到的是从广播里传出的优美音乐声。多年后,仍觉得儿时听到从那段铁轨发出的铃声最悦耳。

雷维耶他们在曾经的圖巴仓安顿下来后,在靠近院子的阳台上,用旧木块拼了个长方形的花盆。雷维耶让惹索瓦取出从果洛带来的土,跟本地的混在一起,再撒上格桑花的种子,最后,诺雍康卓将西姆措的湖水浇在上面。

先生说,在二姨妈的身上,可以看到上帝之爱的不可怀疑。二姨妈一生受苦,却在无人引领之下,从心中爆发出了爱,这难道不是神迹吗?

全市最高的楼下,正面是医院的大门,市中心花园位于大门右侧,左侧为花园巷入口,巷子旁是高档的购物中心大楼,属全市第二高楼。大楼十层以上是报社和一些公司、集团公司写字楼。购物中心大楼里,欧式螺旋吊灯发出金光,照着细腻润泽的大理石地面,照着女人的头层牛皮高跟鞋,照着男人的鳄鱼皮鞋,照着衣橱里那些万元的高档服饰。购物中心大楼外的广场,停着他们的百万轿车。

没开花的花园

◎格尼

购物中心的大屏幕开着,尊客理发店的旋转霓虹灯开着,大刀回锅肉的招牌灯开着,银行的电子屏幕开着,医院的电子屏幕开着。这些灯光透过雾霾照在刘凤兰身上。

刘凤兰躺在医院台阶下方,穿得灰旧,身下铺个毡垫,薄得能见到盲道上的凸起。毡垫有些短,顾了头,脚在外面,顾了脚,头发便铺在水泥地上。昨天下了些雾雨,今天下霾,刘凤兰的头发黏在泥糊糊的地上,远到尼泊尔的寒流,祖国西部的风沙,近到省城春熙路的黏痰,再到市医院的厕所,花园巷外溢的下水道,整个世界的寒气和脏污都沿着刘凤兰的发梢逼近身体。

刘凤兰躺下来,那些来来往往的脚到了跟前便要做个转折,中国人的脚走过去了,韩国游客的脚走过去了,印度学生的脚走过去了,美国外教脚走过去了。无数只脚走过去了,无数只脚走过来了,无数只脚拐了个弯。有些不愿屈拐弯的人嘴里嘟囔说:“这是人躺的地方吗?”有人停下掏出毛票,没看到烂碗或破盆,又揣回去。

几位妇女轮番来到刘凤兰身边,手里举个十字架形状的木牌,向刘凤兰讲话。

“歇旅馆,要不要歇旅馆?”
“便宜哟,两小时四十块。”
“跟我走吧,给你便宜十块,算你三十,有热水,安逸得很。”

刘凤兰一次次被吵醒,都朝她们摆摆手。之后,干脆头也不抬了。有位妇女生气地说:“是个死人。”

过一会儿,城管来了,撵刘凤兰。有着稚嫩脸颊的年轻城管问好心告诉刘凤兰:“找个好地方睡多舒服。”

刘凤兰站起来以后,医院保安死死盯住她,刘凤兰往医院里走,保安便跟着走。医院过道安了病床,没地方躺,楼道太阴冷,停车场不能躺,外面的长椅总是满着,又不能离重症监护室的丈夫太远。两天两夜没合眼,刘凤兰实在太困,身上那点钱,怎么也不能花在睡觉上。午后是一天中最温暖的时候,刘凤兰选择这个时候打盹,身体不至于垮下来。刘凤兰拎着破毡垫站在医院大门口,呆呆望着来往人群。保安见她没动静,便走回去。过会儿又走出来说:“你去后门歇吧,巷子里没人管。”

刘凤兰朝着保安手指的方向走,一直走到停尸房,看见了后门,看见了和停尸房一墙之隔的郑四方餐馆,看见了和传染科一墙之隔的周幺妹杂货铺,看见了郑四方餐馆前的报刊亭,最后向右转个弯看见了废弃的方形花园。雾霾天,太阳也有个方向,午后的阳光恰好抵达废弃的花园,那面斑驳脏污的墙,有了些许暖意。刘凤兰收拾了花园里的垃圾,铺开毡垫靠着墙躺下去。在墙的里面,医院的停尸房内停放着一具女尸。她们隔墙躺着。死了的人躺在洁白平展的床上,活着的人躺在废弃的脏污之地。

不管怎样,霾正散去,渐渐散去。

中午十二点四十八分,医院后门响起了鞭炮声,停尸房送走了一位逝去的人。接着,医院前门响起了鞭炮声,庆祝一位病人康复出院。同时,两百米外的宇帝大酒店门口也响起了鞭炮声,一对新人的婚礼正式开始。

后门鞭炮的碎屑飞溅到郑四方餐馆门前,蹦到李记者脚下。李记者不愿坐在餐馆里边,嫌弃墙的那边停着尸体。李记者选择门外的桌子。李记者见到鞭炮碎屑,一边挪开了他的脚,一边把写好的菜单递给服务员小玉。

“快点给我收拾干净。”李记者厌恶地说。

小玉送了菜单跑出来扫地,李记者说:“快点上菜,等半个小时了。”

小玉说:“不是刚点吗?”

李记者说:“什么刚点,谁告诉你的,我说半小时就半小时。”

小玉瞪李记者一眼,李记者说:“你啥子态度,叫你老板过来。”

郑四方甩着大裤裆从里面跑出来,泼掉李记者面前冒着热气的茶,换了一杯新的。

郑四方说:“李老师,稍等下,马上就来。”

李记者说:“马上,马上,天天马上。”

郑四方说:“马上,马上。”

郑四方进厨房催菜,听见江师傅对着李记者写的菜单大骂:“又是那龟儿子,写烂字,还不如小学生,还喊他老师,锤子老师。”

郑四方说:“你娃给我小点声。”

江师傅说:“怕他个锤子。”

李记者喊:“我的菜,快点,快点。”

郑四方说:“快点,李老师的菜。”

李老师的菜要有三足,分量足,油量足,肉量足。

(未完待续)

铃声

◎何锋

教书多年,听到过手动敲击出的铁铃声,也听到过催命一般的电铃声,如今听到的是从广播里传出的优美音乐声。多年后,仍觉得儿时听到从那段铁轨发出的铃声最悦耳。

我曾就读的村小,坐落在黄土高原渭水河畔。在那里度过过美好的童年。学校里,铃声是值日老师拿着一个铁锤敲响悬挂在一棵老槐树上的一段铁轨发出的悦耳声。铁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我父亲读书的时候就挂在那。经过多年的敲打,铁轨被敲击的一端亮晶晶的,仔细看都有些变薄了。

铃声是神圣的,常年累月和着悠悠渭水的节拍经久不息。铃声是本村本土人共同的记忆,我的爷爷辈听过,我的父辈听过,我也听过。听到了铃声,听得懂铃声,让学校以及学校周围的生灵无比畅快。

跟很多人一样,最想听到的是老师持续敲击铁轨的声音,那意味着下课了。一旦下了课,整个校园会即刻沸腾起来,老师们也欢喜地看我们游戏打闹。上个课间没做完的游戏会在下一个课间接着做,上个课间没了的矛盾这个课间接着了。当然了,上厕所的事情也是万万耽误不得。犹记得有个同学光顾着玩游戏,在他赢了游戏的时候就已经快要上课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了厕所,刚蹲下的时候,值日老师却敲出了上课的当当的铃声。铃声就是命令,这是老师反复强调过的。不知道他当时的心里感受。最终,这位同学硬生生提起了裤子赶到了教室。在他回到座位坐下的那一刻,他惊叫了一下,随之教室里弥漫开了一股特殊的气味。从此,这个同学多了一个绰号叫尿爷!尿爷的真名姓名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升初中,他怕这个绰号再跟他,索性逼迫父母让他去县城读书,因为以往我们小学毕业只能到镇上的初中读书,尿爷最终拿出了要放弃学业的杀手锏完成了一次择校的行为。因为尿爷是个男孩,在重男轻女的时代,他成功了!这次成功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很少人再见到过他,据说他在南方一个城市混得不错,手底下有好几百员工。多年后,我知道我们对他的种种做法是错误的,但问题是没有人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成长中,哪个孩子没一个绰号,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生活在群体里,要被接纳是首要的。有一个绰号,何尝不是融入到群体的最好证明。

再说说钢轨的事,当时哪位同学能替老师去敲一次钢轨,算是莫大的荣耀了。手中握着那段焊接在铁锤上的钢管,好比德胜凯旋握剑挥舞的英雄,这比在课堂上受到老师表扬还要带劲。我的记忆中,总是那几个带三道杠的同学替老师履行敲铃的职责。很多人都好生羡慕,什么时候能带上三道杠。

有一个说法是鸡蛋不能碰石头,我要说的是人头也不能碰钢轨。有一次,有个同学绕着挂钢轨的那棵槐树的花台跑。许是太激动了,不小心额头撞上了钢轨,随即他就倒在地上,身体不停地扭曲,手捂着额头,疼得顾不上哭。跟我们一起追逐的同学吓坏了,很快围了上去,但不知道怎么帮他。过了很久,撞钢轨的同学才发出了几声抽噎声,慢慢靠近的同学发现他的额头被撞出了一个大包,有些青紫的颜色。这下好了,有个调皮的同学喊道:“寿星爷来了”。随即,一大群人笑出声来。撞钢轨的同学也是又气又笑的样子,他脸上泪痕到了嘴角,一起身迈开腿去追大喊他寿星爷的同学。大家伙又是一阵狂笑。没过几天,那位同学额头的大包渐渐消散了,但“寿星爷”的称号一直追随到现在。万幸,寿星爷命大,至今健在,没有什么后遗症,即使有他也不会去找学校的麻烦。钢轨仍挂在那棵老槐树上,敲击的铁锤不知去向。但寿星爷的故事却成了老师们教育同学注意安全的一个真实案例。

岁月悠悠,渭水东流。在异乡,我的耳畔依旧传递着那熟悉的铃声。

哈达

◎田勇

拉萨城依旧闪耀着它固有的神圣金光。而即将到来的夏天,让整个城市充满活力和希望。

雷维耶他们在曾经的圖巴仓安顿下来后,在靠近院子的阳台上,用旧木块拼了个长方形的花盆。雷维耶让惹索瓦取出从果洛带来的土,跟本地的混在一起,再撒上格桑花的种子,最后,诺雍康卓将西姆措的湖水浇在上面。

“当秋天花开的日子,我们就能见如花的故乡。”惹索瓦不经意的一句,弄得雷维耶开心地揽他在怀里,一起唱起曾经的民谣:

“转山的卓玛,你将要路过果洛山的脚旁,你可见额顶的雪莲啊!在为您开放。

背水的卓玛,你将要来到西姆措的湖畔,你可见湖中的身影啊!在为您等待——”

之前,雷维耶跟客栈老板说好,要长租这里的房子。究竟多长时间,他也说不上来。本来,他是在附近买上一间的,可在雷维耶的内心深处,他和诺雍姐弟唯一的家,是在果洛。他不能因为在拉萨的生活,重启一处家的概念。在圖巴仓的租客都是各大藏区来拉萨朝圣人,他们每日摇动经筒、唱响经文,行的都是佛事,所以并不感觉到喧闹。跟这些有信仰的人住在一起,你只会感知平静、祥和!雷维耶深有体会。那么未来会是怎样?未来再说。

再一个慰心的理由是,在斜对面的仓姑寺打杂的林周县姑娘央金拉姆,闲下来的时候,就会跑过来,帮助雷维耶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无论是吃的穿的,她都能帮上忙。于是,雷维耶在央金的进言下,弄了套炉灶。

“这样,才像个家呢。”央金拉姆边清洗着餐具,边背过身微笑道。

“还真是难为你了,既要照顾寺里阿尼的衣食,又要来这儿忙活,都不知将来怎样感谢你呢?”

金镯

◎宫佳

好,烧火棍一烙,“嗞”地一声,一股青烟冒出,再看塑料鞋稳妥地胶在一起。老王就乐开了花。只是,胶合处黑不溜秋的不过,不伤大雅,能穿就行。又不是大姑娘,哪来那么多讲究呀!鞋帮坏了,一剪子下去,得,塑料凉鞋变身成拖鞋,能穿将就一伏天。

老抠的老婆铁灵稀罕喇叭裤,庄上的老娘们几乎都穿上了喇叭裤,喇叭裤好看呀,一走一甩,扫帚一样。人前过,一股风,那是庄上女人掀起的喇叭风。铁灵眼馋呀,念叨了好几天。老抠说,有什么好看的,格外多出几尺布料,这些娘们真败家。不穿喇叭裤,庄上住不下是咋的?

可这股风不听老抠的话,连老太太也偷摸地穿起喇叭裤了。铁灵坐不住了。拿钱偷偷去买一条喇叭裤,先斩后奏,看老抠能咋地?

老抠倒也没咋地,自从他看到老婆腿上的喇叭裤,一声没吱。十八块钱呀,要了老命了,汗珠子摔成十六瓣,才能攒齐十八块钱呢!可生米煮成了熟饭,他能咋地呢?

第二天,老抠的腰帮子鼓出二里地,牙疼!

一股春风吹绿了王庄,王庄被开发,集旅游与农家乐为一体。王庄的人都富裕了。

老抠抠了一辈子,生命也走到尽头。这天,他叫来铁灵,颤抖着掏出一个小手巾,一层层打开,里面一个是一个金镯,金光闪闪呀!老抠拿在手里,千斤重!他用尽全力戴到老婆手上,断续地说“——万——三!”

铁灵手抖,身子也抖……

村里人性情变化最大的是我的二姨妈。

我的记忆里,二姨妈的家境,一直不大好,直到前年获得了一笔赔偿,经济才有了好转。我还记得她家曾经住过的茅草房。茅草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小板场村已属少见。除了个别人家的猪圈外,住在茅草房里的只有二姨妈一家。二姨妈婚后,面对婆婆的刁难,活不下去,分家单过。她的婆婆只给了些粮食和杂物,就将他们分出去了。那时,二姨妈已生了一个孩子,即我的表弟。没有一片瓦,一根柱子,更没有钱,二姨妈一家人只有暂时搭了茅草房居住。

大概一年多后,二姨妈一家才搬进了瓦房里。不久,二姨妈又生了一个孩子,还是男孩。二姨妈并不想要男孩,她想要女孩。她觉得,女孩贴心。二姨爹喜喝酒,酒后会和二姨妈打架。大表弟,调皮,不帮助做事。每天伺候家里的两个男人,二姨妈有点烦了。

二姨妈生女的希望落空,只有承受着男人带给她的痛苦。二姨爹力气大,但没有心思经营土地。大表弟头脑聪明,却不用心读书。我不记得,大表弟是否读了初中。不知道,他在哪一年报的学。二姨妈改变命运的日子,遥遥无期。相对比,母亲的日子过得舒心又如意。父亲爱惜母亲,给母亲买泡沫很多的洗发水,让母亲在村里最早告别了用洗衣粉或肥皂洗头。两个女儿听话争气,尤其其读书的成绩在村里位居前列。父亲勤快,又有亲戚帮衬,不仅在村里最先修了平房,还最先结束了挑水喝的日子。

对比之下,二姨妈的心越发苦了。她的苦,在我母亲生了我的弟弟后,达到了极致。母亲有女有儿了。二姨妈却只有儿。她还是想要一个女儿。于是,又生了一胎,谁知,生下的还是儿子。二姨妈彻底绝望了。母亲说,她躺在床上哭得昏天黑地的。甚至,不想给孩子喂奶,饿死他。母亲看不过,兑了一瓶奶粉。孩子握住奶瓶,咕嘟咕嘟地喝。二姨妈的心软了。

多了一张嘴,二姨妈的日子更加艰辛。我曾看见,二姨妈在田里打土坷垃,手臂举得高高的,超生的婴孩被放在田坎上。太阳下,二姨妈的手臂又细又长,我真担心,她的手臂会折断了。

二姨妈无处述说她的苦。她将愤怒、失望全都转嫁到母亲身上。她和母亲的姐妹情终结于她的一次疯狂。二姨妈在母亲每天必经的路上,码放了很多石头。母亲路过时,二姨妈找了一个借口和母亲吵架,并将石头砸到她脚边,做出要砸死母亲的样子。其实,二姨妈并非有意针对母亲,她只是想发泄。但是,母亲却寒了心。

那之后,父母离开了小板场村,到公路边做生意。我也考学走了。不再知道二姨妈的消息。多年后,我定居康定时,才从母亲那里知道了一点。据说,二姨妈的三儿子,读高中时,被学校开除后到上海打工,陷入传销,不知生死。

回到小板场村,我看见了二姨妈。此时,她的两条腿因为劳作已经弯曲,走路佝偻着背。不变的,只有她的一头黑发。二姨妈自己配了药方,经常服用,保持头发黑亮。

二姨妈三个儿子,只有大儿子正常地成家立业。二儿子长期和一个带有孩子的中年妇女同居。那个女人经常向他要钱。去年,二表弟终于和一个外省女人结婚了。不过,那个女人骗取他钱财的目的却很明显。三儿子,常年不知在哪混,经常打电话向家里要钱,每次都是好几千。二姨爹已经成为一个酒鬼,做不了地里的活。家中里里外外,全靠二姨妈一人干完。

我没想到,二姨妈每天做着繁重的活,她的脸上却看不到尖刻和愁苦。我听见好几次,她对人说,有啥子大不了的事哦。二姨妈历经苦难后,居然放下了所有的抱怨和嫉恨。对于母亲的好日子,二姨妈并不嫉妒。对于孩子,二姨妈任劳任怨,不再抱他们回报的希望。二姨妈还有了快乐。夜晚,她会到村里的广场上和村民一起跳广场舞。

先生说,在二姨妈的身上,可以看到上帝之爱的不可怀疑。二姨妈一生受苦,却在无人引领之下,从心中爆发出了爱,这难道不是神迹吗?